

WA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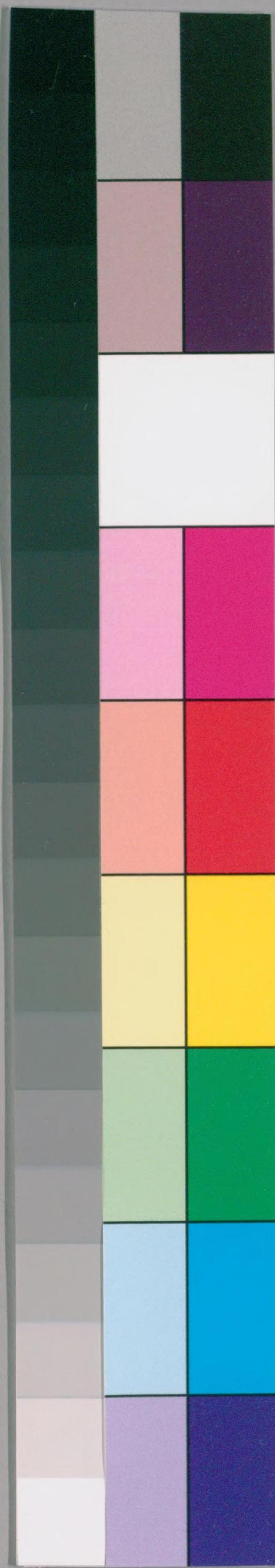
96

集事淵海

六

門 漢第六  
四ノ四共四十二小

出寵	復國	明法	雄畧
去邪	顧託	立法	雄斷
除奸惡	賑恤	恤刑	懷遠
除權臣	賦稅	正罪	受降
除逆	賤貨	興復	明察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六

君門

雄畧

英雄謀畧者

晉成帝拆桓温 晉書

成帝以冲虚簡貴歷幸三世桓温敬畏及即位温乃撰辭自陳  
帝引見對之悲泣温懼不能言有司乃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  
帝不許温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  
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

沮渠蒙遜敗俘檀 晉書



麻谷藏書

明治八年文部省交付



北涼沮渠蒙遜率步騎二萬伐禿髮傉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蟲蟻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棄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

燕主慕容盛討叛

晉書

慕容盛字道運晉安帝時為後燕主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字令支躬迎旱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王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斬之

初盛之追旱還也群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為此耳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慕容恪擒冉閔

晉書

燕主慕容恪謂諸將曰冉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湏其戰合夾而擊之茂不尅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

涼主傉檀為一代偉人

晉書

後秦主姚興以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



即章宗來觀釁傳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  
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  
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  
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  
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碑豈足為多也

趙主劉曜旌武過人

晉書

劉曜武帝時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群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  
善屬文工草隸旌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  
尤好兵書略皆聞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  
許也惟劉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

道武設奇敗寶

史

魏太祖道武皇帝始六年二月丁丑帝軍于鉅鹿之栢肆塢臨

海池水其夜慕容寶悉衆犯營燿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  
及衣冠跣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設奇陣列烽  
營外縱騎衝之寶衆大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

魏神武臨敵制勝

北史

齊高歡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  
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  
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  
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  
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  
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  
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  
家如官仁恕愛士其明智才能如此



齊神武陳兵試弼北史

齊神武沙苑之役杜弼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利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顛喪魂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

唐太宗却虜唐書

唐太宗迎敵頡利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

盟便橋上突厥引還

唐太宗平虜唐書

唐太宗即位四年李靖征虜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密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為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

唐太宗論敵唐書

唐太宗既却虜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柰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



在水西而酋師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敕長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爾然朕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為怨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鎗啗以玉帛虜志心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

後唐莊宗破夾城 五代史

後唐天祐五年正月李存勗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倖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戍之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還軍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繫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

垂崗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

遼太宗速戰取勝 五代史

遼太宗耶律德光事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時後唐廢帝清泰元年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即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為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為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



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

金太祖知兵勢 金史

金太祖收國元年自將攻遼黃龍府進逼遼魯古城上登高望  
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  
畏遂趨高阜為陣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  
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朮可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  
而出宗翰請以中軍助之上使宗幹往為疑兵宗雄已得利擊  
遼右軍遼兵遂敗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  
潰圍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得其耕具數千以給諸軍  
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以其耕具獲之

元太祖絕金約 元史

太祖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邊別襲殺其衆遂  
畧地而東初帝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  
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  
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為誰金使曰衛王也帝  
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  
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  
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

雄斷

英雄剛斷者

晉襄公墨衰敗秦師 史記

秦穆公三十三年春秦兵襲鄭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  
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



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  
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  
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  
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經發兵蹙  
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

靈王胡服習射史記

趙武靈王十九年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  
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  
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悉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  
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  
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  
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

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滯則是鄰魯無奇行也俗  
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則身謂之服便事謂之  
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  
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  
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  
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漢明帝斷改定禮制後漢

漢明帝問改定禮制之宜班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  
集共議得天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北齊道武料勝北史

魏道武皇始二年九月賀麟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



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  
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唐太宗止築障塞 唐書

唐太宗時頡利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  
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  
天也遷徙無常畜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  
祖命嫚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  
將亡矣當為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

唐憲宗不罷裴度 唐書

唐憲宗時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  
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裴度刃三進斷鞬制背裂中單又傷首  
度冒纒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闕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墮

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鎮反側憲宗怒曰度得全  
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

宋太祖折徐鉉無對 五代史

宋太祖之出師南征也南唐主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  
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仁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  
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  
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  
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  
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  
數百言太祖曰你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

懷遠

懷遠人者



文帝致南越修貢 史記

漢文帝元年遣陸賈至南越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

魏道武保境 北史

魏道武稱帝時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

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至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

明宗招來党項 五代史

唐明宗時党項部落有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以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駕壯皆售而所酬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主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資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



受降

受納降服之人者

楚子受許降左傳

魯僖公六年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  
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擯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  
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楚子從之

楚莊王釋鄭伯左傳

魯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言卜臨  
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禪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塗路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

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  
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改事君  
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取望也敢不腹心君實圖  
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旭入盟子良出質

沛公受秦王符璽前漢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  
枳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  
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隋文帝受陳後主降南史

隋晉王廣師師伐陳入據臺城送陳後主叔寶于東宮三月己  
巳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隋文帝權分京城人



宅以俟內外脩整遣使迎勞之陳人謳詠忘其亡焉使還奏言  
自後土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文帝嗟歎曰一至於  
此及至京師列陳之輿服器物於庭引後主於前及前後二太  
子諸父諸弟衆子之爲王者凡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尚書  
令江總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護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鎮軍  
將軍任忠吏部尚書姚察侍中中書令察徵左衛將軍樊猛自  
尚書郎以上二百餘人文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  
詔讓後主後主伏地屏息不能對乃見宥文帝詔陳武文宣三  
帝陵總給五戶分守之

梁太祖受康懷英降 五代史

梁太祖時康懷英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  
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

後從氏叔琮攻趙匡疑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  
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  
以名馬賜之

唐僖宗受朱温降 五代史

唐僖宗時黃巢反以朱温爲行營先鋒使數爲河中王重榮所  
敗屢請益兵於黃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温客謝瞳說温曰  
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  
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  
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于外而庸人制之於內  
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温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  
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温左金吾衛大將軍  
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温名全忠



元世祖封宋主為瀛國公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三年五月乙未朔伯顏以宋主焜至上都制授焜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以平宋遣官告天地祖  
宗於上都之近郊遣使代祀嶽瀆宋平凡得府三十七州百二  
十八關監二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再拜謝曰奉陛下  
成筭阿木効力臣何功之有

## 明察

能察人善惡者

楚共王察筦蘇之賢 折序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  
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  
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

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  
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  
申侯伯出之境

晉景公不聽卻克報已怨 史記

晉景公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  
者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  
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代齊景公問知  
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

齊威王察即墨大夫之賢 史記

齊威王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召即  
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  
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



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人視阿田野不闕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亨尚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漢光武不疑馮異

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馮異字公孫封陽夏侯三年拜征西大將軍破赤眉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建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威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孫亮辯蜜中鼠矢

吳書

吳主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答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當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竦

孫亮察餽中鼠矢

吳書

吳主孫亮字子明孫權少子也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餽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餽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餽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藏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



斥付外署

孫休察張布之奸吳書

吳主孫休字子烈孫權第六子也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群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叩頭謝

唐太宗明師立不叛唐書

劉師立始事王世克為親將入唐遷左驍衛將軍或告師立姓在符讖欲反者太宗召謂曰人言卿反果乎師立對曰臣為隋官不過六品材駑下不敢希富貴今遭非常之會位將軍顧已極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賜帛召入卧内慰勉待之如初

金世宗察夏主逼於權臣金史

金世宗時夏國王李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大定十年乃分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地與



得敬自為國且上表為得敬求封金帝以問  
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  
如因而許之上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  
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  
旦迫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  
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  
詔曰自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則畫疆於  
乃父繼而錫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藩臣  
之禮既務踐修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  
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所有  
貢物已令發回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以蠟丸書  
答得敬宋人得之得敬始因求醫附表進禮物欲

以嘗試世宗既不可行而求封又不可得仁孝乃謀誅之八  
月晦仁孝誅得敬及其黨與上表謝

太祖詰王仁贍宋史

太祖素知王仁贍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乾德二年加左衛  
大將軍興師討蜀命仁贍為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  
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責授右衛大將軍初劔  
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太祖知之  
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  
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贍仁贍歷詆諸將過失欲自解  
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全斌輩邪仁贍不能  
對廷珪故蜀將也帝怒令送中書鞫全斌等罪仁贍以新立功  
第行降黜而已



元英宗識忠 元史

英宗時鐵木迭兒以趙世延嘗劾其姦誣以不敬下獄請殺之并究省臺諸臣不允英宗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寘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

元英宗斥姦 元史

元英宗時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帝問曰所賜為誰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為多英宗曰予常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舶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耶遂出完者不花為湖南宣慰使

## 明法

明用法度者

晉成帝不宥任讓 晉書

成帝時蘇峻反使任讓將兵入收劉超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不奉詔而害之及峻平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遂誅讓

周武帝數敬顯三罪 北史

周武帝建德六年春正月乙亥齊後主傳位於其太子恆改年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武帝至鄴都癸巳帥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齊齊主先送其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勤追之是戰也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武帝歎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州走



鄴棄母攜妻妾是不孝外爲僞主勦力內實通啓於朕是不忠送款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

唐太宗賜幼良死 唐書

長樂郡王幼良資暴急高祖數曉勸不悛有盜其馬者輒殺之帝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詔禮部尚書李綱召宗室杖之百乃釋出爲涼州都督嘯不逞爲左右市里苦之或告王陰養士交境外太宗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徃代之并按狀士及繩之急帝復遣侍御史孫伏伽鞠視無異辭遂賜死

唐太宗不私舊臣 萬年龜鏡

唐太宗時龐相壽爲濮州刺史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忤之欲斥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使爲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

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玄宗矜讓賤利貞 唐書

唐玄宗周利貞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章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帝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賤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

金海陵責相杖僧 金史

廢帝海陵貞元三年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金世宗疑獄雪寃

金史

金世宗時移刺道遷翰林直學士宋人請和罷兵道往山東閱實軍器振贍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百人長完顏阿思鉢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臣盜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誣其賊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參問道持久其獄既而阿思鉢鬻金事覺伏誅世宗曰筮楚之下何求不得柰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錢人二百貫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貫

金世宗論刑如法

金史

金世宗有尚書省奏鄧州民范三歐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世宗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後能養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所親之心乎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

金哀宗斬族子

金史

金哀宗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甲速宣宗第三子內族王家奴故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者上曰英王朕兄敢妄撻一人乎朕爲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特命斬之

元世祖詔論如法

元史

元世祖時真定民郝興離殺馬忠忠子榮受興銀令興代其軍役中書省以榮納賂忘離無人子之道杖之沒其銀事聞詔論如法有司失出之罪俾中書省議之

元成宗捕僧雜治

元史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辛亥奉使宣撫耶律希逸劉賡言平陽僧察力威犯法非一有司憚其豪強不敢詰問聞臣等至潛逃



京師中書省臣言宜捕送其所令省臺宣政院遣官雜治從之

元英宗示公 元史

元英宗時乞失監坐鬻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笞之英宗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 立法

制立法度者

始皇命除謚法改正朔 史記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必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

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

沛公約法三章 史記

沛公既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食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唐太宗立租庸調法 事文類聚

唐太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升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租絹一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升非蚕鄉



則輸銀十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  
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  
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  
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

元世祖置登聞鼓

元史

世祖至元十二年夏四月甲寅諭中書省議立登聞鼓如爲人  
殺其父母兄弟夫婦寃無所訴聽其來擊其或以細事唐突者  
論如法

## 恤刑

憐恤犯罪者

穆王命祭公祥刑

史記

周穆王謂祭公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

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  
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  
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  
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梁太子寬刑

南史

梁武帝昭明太子蕭統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  
曰是皁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  
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  
抱其獄不知所爲具言於武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  
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

唐太宗禁鞭背

萬年龜鏡

唐太宗即位二年帝常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五臟皆近臂針灸



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臂

金熙宗從寬恕 金史

熙宗天眷三年復取河南地乃詔其民約所用刑法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寬恕

宋太祖恤刑 宋史

太祖晚好讀書尋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正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乎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若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為令

宋太宗恤囚 宋史

宋太宗雍熙四年四月詔諸州郡暑月五日一條圈圍給飲漿

病者令醫治小罪即決之

理宗禁殺無辜 宋史

理宗淳祐四年春正月壬寅朔詔邊將毋擅興暴掠虛殺無辜以慰中原遺黎之望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

元世祖減死囚罪 元史

元世祖時札魯忽赤合刺合孫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為數必多宜留札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世祖曰囚非群羊豈可遽殺耶宜悉配隸淘金江淮省平章沙不丁以倉庫官盜欺錢糧請減法黥而斷其腕世祖曰此回回法也不允

元世祖諭詳刑法 元史

憲宗令斷事官牙魯朮赤與不只兒等總天下財賦子



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馬者杖而釋之矣偶有獻環刀者  
遂追還所杖者手試刀斬之世祖責之曰九死罪必詳讞而後  
行刑今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復斬此何刑也不只  
兒錯愕不能對中書省臣言比奉旨比為盜者毋釋今竊鈔數  
貫及佩刀微物與童幼竊物者悉令配役臣等議一犯者杖釋  
再犯依法配役為宜世祖曰朕以漢人徇私用秦和律處事致  
盜賊滋衆故有是言人命至重今後非詳讞者勿輒殺人

元世祖諭重刑覆奏 元史

元世祖諭史天澤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  
覆奏行之

元世祖命凡大辟待報 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年五月丙子詔諭諸王相吾答兒先是雲南重

囚令便宜處決恐濫及無辜自今凡大辟罪仍須待報

元世祖禁沒人口為奴 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年十一月戊寅禁雲南權勢多取債息仍禁決  
入口為奴及黥其面者

## 正罪

明正其罪者

魏孝文廢太子為庶人 北史

魏廢太子恂孝文帝之子也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  
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  
文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  
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  
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親杖恂引見群臣於清徽堂議廢之穆亮



李冲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朕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為庶人

太宗削道宗封戶 唐書

太宗貞觀中江夏郡王道宗坐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富士馬若林如使轍跡環天下游觀不度來絕域之玩海表之珍碩不得邪特以勞民自樂不為也人心無藝當以誼制之今道宗已王稟賜多而貪不止碩不鄙哉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

玄宗誅韋后 唐書

景龍四年常氏已弒中宗矯詔稱制玄宗乃與薛崇簡等定策討亂或請先啓相王玄宗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乃夜率劉幽求等入苑中葛福順李仙亮以押萬騎兵攻玄武門斬左羽林將軍韋播中郎將高嵩以徇左萬騎由左入

右萬騎由右入玄宗率總監羽林兵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黎明馳謁相王謝不先啓相王泣曰賴汝以免不然吾且及難

周世宗斬逃遁之將 萬年龜鏡

後周世宗擊北漢劉崇何徽樊愛能引騎兵先遁帝欲斬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卧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用之帝擲枕于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上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走正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併誅之而給轎車歸葬自是驕將



隋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初宿衛之士累求姑息不欲  
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  
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弊乃謂  
侍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以民  
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揀諸  
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  
四方所向皆捷選之力也

金世宗詔海陵過惡金史

金世宗正隆六年即位于遼陽改元大定大赦數海陵王過惡  
弒皇太后徒單氏殺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孫及宗本諸王毀上  
京宮室殺遼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孫等數十事

金世宗宥主罪奴金史

世宗大定十五年十一月乙卯上幸東宮初唐古部族節度使  
移剌毛得之子殺其妻而逃上命捕之至是皇姑梁國公主請  
赦之上謂宰臣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請託至  
此豈可貸宥不許

## 興復

國運中絕能復興者

夏少康復禹之績萬年龜鏡

夏少康夏后相之子也父以失國長而邑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

盤庚脩復成湯之政史記

殷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



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  
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  
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  
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周公舉蔡仲復封爵史記

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胡能政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  
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  
叔之祀是為蔡仲

漢光武中興後漢

更始三年夏四月蕭王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  
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  
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

紀盜賊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按邯鄲北  
州弭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二躋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  
之敢抗諭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  
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  
諸將復固請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  
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  
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  
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  
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  
不可逆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羣臣復奏曰識記  
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叩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  
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夏六月己未即皇



帝位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改鄯為高邑

# 復國

復還本國者

惠公歸衛左傳

魯莊公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衰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能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公子重耳歸晉國語

魯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于晉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沉

以質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所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少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為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紀也濟且秉成必伯諸侯子孫賴之晉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白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高梁呂甥冀芮師師甲午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師師退次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

呂芮賂秦納夷吾史記





晉獻公二十六年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  
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  
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  
吾欲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  
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  
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  
邑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  
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  
是為惠公

秦穆公以兵送重耳歸晉 史記

晉惠公十四年惠公卒太子圉亡歸立為懷公秦怨之乃求公  
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

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孤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弗肯召懷公怒囚孤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  
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孤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  
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粱入重耳重耳立是  
為文公

勾踐歸越 吳越春秋

吳囚越王於石室令其斫剝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吳王有疾  
越王用范蠡計而問疾求其糞而嘗之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  
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  
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  
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  
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



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  
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昃孤蒙上天  
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眠道行越將  
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  
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  
面涕泣闌于此時萬姓咸歎羣臣畢賀

## 顧托

以國重事託付大臣者

漢武帝托霍光輔昭帝

前漢

漢武帝時霍光為奉車都尉時上年老寵姬鉤戈趙婕妤有男  
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  
畫周公負誡王朝諸侯以賜光上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

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  
首辭讓拜卧内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釁尊號  
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

明帝托司馬懿輔齊王

魏書

魏明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方為詔既封顧呼宮中常  
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  
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已  
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  
勞問訖乃詔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  
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時太子芳年八歲  
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  
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蜀先主托諸葛亮輔太子 蜀書

蜀漢昭烈不豫於永安病篤召丞相諸葛亮於成都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吳主托諸葛恪後事 吳書

孫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卧内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羣官百司

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

晉元帝托庾亮輔幼主 晉書

晉元帝時庾亮為中書監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素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叢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惟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

晉文以次子託武帝 晉書

齊獻王攸文帝次子也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為武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



前涼主托宋繇輔世子 晉書

前涼主張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衰  
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  
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  
者宜深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  
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畧  
乖衷夫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武昭王

宋明帝召彥回托後 南史

宋明帝時褚彥回為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  
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  
襪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真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不  
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  
才令羨物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為不可帝怒曰卿  
疑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

齊神武咨委孝先 北史

齊神武高歡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  
等曰吾每謂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  
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  
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孝先從文襄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  
文襄以孝先為托令軍旅大事竝與籌之

唐太祖托克寧輔莊宗 五代史

唐太祖李克用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  
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廢政雖有先王  
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勲德俱高先王嘗任政矣敢以軍



府頌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

金世宗托克寧輔太子 金史

世宗不豫左丞相徒單克寧率宰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皇太孫年雖弱冠生而明達卿等竭力輔之又曰尚書省政務權聽於皇太孫克寧奏曰陛下幸上京時宣孝太子守國許除六品以下官今可權行也上曰五品以下亦何不可詔皇太孫攝行政事注授五品以下官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嚴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詔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完顏襄為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為平章政事克寧襄汝霖宿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

殿是日克寧等宣遺詔立皇太孫為皇帝是為章宗

太宗命高品贊德恭 宋史

太宗雍熙元年詔以趙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封安定郡侯判濟州德隆為右武衛大將軍封長寧郡侯判沂州諸弟皆隨赴治所令高品衛紹欽送至州常奉外歲給錢三百萬命起居舍人韓檢右補闕劉蒙叟分任二州通判上臨遣之曰德恭等始歷郡善裨贊之苟有關失而不力正止罪爾等端拱元年進封德恭安定郡公

宋高宗命孝宗即位 宋史

高宗元懿太子薨未有後而孝宗已生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僕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



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可以慰在天之靈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于禁中  
帝讀書彊記天資特異巳亥制授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三十二年  
五月甲子立為皇太子改名昚初高宗又有禪位之意嘗以諭  
帝帝流涕固辭會有邊事不果甲戌御筆賜字元永乙亥內  
降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丙子遣中使召帝入禁中面諭之  
帝又推遜不受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高宗勉諭再三乃止  
於是高宗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  
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內侍掖帝至御榻前側立不坐  
內侍扶掖至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帝遽與  
輔臣升殿固請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班退  
太上皇帝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  
宮門帝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吾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 賑恤

以粟救饑恤民者

秦穆公餼晉粟左傳

僖公十五年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  
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  
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秦穆公予晉糴國語

晉饑乞糴於秦平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  
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  
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薦饑道也  
不可以廢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  
晉君晉君無施於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不予而



天子之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若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於其君其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即日泛舟於河歸糴於晉

衛君雪寒賑貧

事文類聚

昔衛君重喪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曰何故也對曰雪下衣簿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惧見於顏色曰為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為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漢獻帝作糜賑饑

後漢

漢獻帝時李傕郭汜為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獻帝使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愈多帝疑賦卹有虛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

漢獻帝親給饑民

晉書

漢獻帝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

文帝遣使賑貸貧民

魏書

魏文帝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賑貸之

梁太子賑賜衣帛

南史

梁武帝太子蕭統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因命菲衣減膳



每霖雨積雪遺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賑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歛則為備棺而給之

金世宗賑貸饑民 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三月帝初聞薊平灤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糶之貧不能糶者貸之有司以貸貧民恐不能償止貸有戶籍者上至長春宮聞之更遣人閱實賑貸以監察御史石抹元禮鄭達卿不糾舉各笞四十前所遣官皆論罪

宋哲宗大雪賑民 宋史

哲宗元祐二年大雪甚民凍多死詔加賑恤死無親屬者官瘞之

宋哲宗發粟紓民 宋史

哲宗元祐三年雪寒發京西穀五十餘萬石損其直以紓民

宋哲宗給繫囚薪炭 宋史

哲宗紹聖四年令諸獄置氣樓涼窓設漿飲薦席杻械五日一浣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

高宗賑民決獄 宋史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以日食不受朝丁丑雷丁亥免湖州增丁所輸絹夜風雨雪交作辛卯詔江浙官民戶均輸和市絕帛丙申大雨雪給三衛士行在貧民錢及薪炭命常平賑給輔郡細民諸路監司決獄

宋孝宗命茂良卹民 宋史

龔茂良宋孝宗時歷拜參知政事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賑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毋乃不可



其良以爲淮南尺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嘯聚患  
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卿  
之力也

寧宗賑給貧民 宋史

寧宗慶元元年春正月丁巳朔蠲兩淮租稅壬寅黎州蠻寇邊  
官軍戰却之乙巳蠲白巖湖三州貧民身丁折帛錢一年詔兩  
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辛亥以久雨振給臨  
安貧民

寧宗賜貧民醫藥 宋史

寧宗慶元元年臨安大疫出內帑錢爲貧民醫藥棺斂費及賜  
諸軍疫死者家

宋寧宗因災賑民 宋史

寧宗嘉泰元年二月辛丑雨土三月丙寅雨雹戊辰復雨雹頒  
慶元寬恤詔令役法撮要己巳雨雹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滅  
夏四月辛巳詔有司賑恤被災居民死者給錢瘞之壬午下詔  
自責詔樞密院覈禁衛班直及諸軍營柵焚燬之數癸未避正  
殿減膳甲申命臨安府察姦民縱火者治以軍法內降錢十六  
萬緡米六萬五千餘石賑被災死亡之家辛卯詔以風俗侈靡  
災後官民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鋪翠焚之通衢禁民無或  
服用

宋寧宗因旱賑民蠲賦 宋史

寧宗嘉泰元年十一月庚申蠲潭州民舊輸黃河鐵纜錢丙寅  
太白晝見十二月己卯太白經天庚寅復免臨安府民身丁錢  
三年辛丑雨土癸卯金遣統石烈貞來賀明年正旦是歲浙西



江東兩淮利州路旱賑之仍蠲其賦

宋理宗寬恤 宋史

理宗寶慶二年三月癸酉以久雨詔大理寺三衙兩浙運司臨安府諸屬縣權酒所凡贓賞等錢罪已決者一切勿徵毋錮留妻子自是霖潦寒暑皆免

理宗命收養遺棄 宋史

理宗淳祐九年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仍置藥局療貧民疾病

元世祖刻石頌德 元史

世祖以撒吉思為北京宣撫時山東歲屢歉請於朝而發粟賑濟又奏蠲其田租帝皆從之民刻石以頌德

元世祖詔恤饑 元史

唐仁祖字壽卿畏兀人世祖時除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遼陽飢奉旨偕近侍速哥左丞忻都往賑忻都欲如戶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偕以大口給之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于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衆已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我知為國卹民而已何卹爾言卒以大口給之

元世祖詔免賦後 元史

世祖至元十年五月乙亥詔免民代輸簽軍戶絲銀及伐木夫戶賦稅負前朝官錢不能償者毋徵主守失陷官錢者杖而釋之陣亡軍及營繕工匠無丁產者量加廩給

元世祖給遠戍亡家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八月甲寅詔太原新僉軍遠戍兩川誠可憫





恤諭樞密院遣使分括廩粟給其家

元世祖撫治饑民 元史

世祖至元十六年六月癸卯以臨洮鞏昌通安等十驛歲饑供役繁重有質賣子女以供役者命選官撫治之

元世祖詔贖饑民 元史

世祖至元十八年八月壬辰以開元等路六驛饑命給幣帛萬二千匹其鬻妻子者官為贖之

元世祖發粟濟饑 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四月火兒忽等所部民戶告饑帝曰饑民不救儲糧何為發萬石賑之

元世祖輟上供米賑民 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夏四月癸酉尚書省臣言近以江淮饑命

行省賑之吏與富民因緣為姦多不及於貧者今杭蘇湖秀四州復大水民鬻妻女易食請輟上供米二十萬石審其貧者賑之帝是其言

元世祖速賑流民 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戶世祖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即敕江陰等路給粟以賑

元世祖免宋故主租稅 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以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元成宗賑河東之民 元史

成宗大德七年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



裂成渠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爲鈔九萬六千五百餘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山塲河泊聽民採捕

元成宗賑京西之民 元史

成宗大德十一年夏四月乙酉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十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以鈔四千錠米二萬五千餘石賑之是年租賦稅課徭役一切除免

元仁宗命明善賑恤 元史

仁宗時元明善爲翰林直學士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

元仁宗給米鈔賑民 元史

仁宗延祐四年二月丙寅以諸王部值脫火赤之亂百姓貧乏給鈔十六萬六千錠米萬石賑之

元仁宗減河南租稅 元史

仁宗延祐五年六月辛卯御史臺臣言昔遣張驢等經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糧虛增糧數流毒生民已嘗奉旨俟三年徵租今及其期若江浙江西當如例輸之其河南請視鄉例減半徵之制曰可

元文宗納言發粟賑饑 元史

文宗天歷二年夏四月丙辰河南廉訪司言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饑食人肉事覺者五十一人餓死者千九百五十人饑者二萬七千四百餘人乞弛山林川澤之禁聽民采食行入粟補官之令及括江淮僧道餘糧以賑從之江瀾行省言池州廣德寧





國太平建康鎮江常州湖州慶元諸路及江陰失州饑民六十餘萬戶當賑糧十四萬三千餘石從之

## 賦稅

田賦稅課之類

元太宗與楚材定賦 元史

元太宗時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耶律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柰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每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

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請皆考覈之以爲定制

元世祖止覈稅課 元史

元世祖時京兆等路歲辦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尚以爲未實欲覈之帝曰阿合馬何知事遂止

元成宗諭勿刻民 元史

元成宗帝語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措刻於民何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

元英宗遵舊制 元史

元英宗時宣徽院臣言世祖時晁吉刺歲輸尚食羊二千成宗時增爲三千今請增五千英宗不計曰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加重賦百姓必致困窮國亦何益命遵世



祖舊制

# 賤貨

不好尚財貨者

哀帝以王嘉忤旨詔獄 前漢

哀帝時王嘉為丞相御史封還帝益董賢戶詔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入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問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速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官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

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

唐太宗斥萬紀 唐書

太宗時權萬紀為侍書御史即奏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第

玄宗焚錦繡珠玉 唐書

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戊戌禁采珠玉及為刻鏤器玩珠繩帖緇服者廢織錦坊

元世祖却大珠 元史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春回回孛可馬合謀沙等獻大珠邀價鈔



數萬錠帝曰珠何爲當留是錢以賙貧者

元仁宗寶善 元史

元仁宗諭左右曰回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爲寶唯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元仁宗寶賢 元史

元仁宗時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之元仁宗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先是近侍言賈人有售美珠者元仁宗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漸而退淮東宣慰使撒都獻玉觀音七寶帽頂寶帶寶鞍卻之戒諭如初

# 出寵

放出寵愛宮女者

明帝出宋禕與遙集 事文類聚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宋哲宗出宮女 宋史

哲宗紹聖二年是歲蘇州夏秋地震桂陽監慶雲見出宮女九十一人紹聖四年紹行荒政移粟振貸出宮女二十四人

徽宗出宮人十一次 宋史

徽宗崇寧元年京畿京東河北淮南蝗出宮女七十六人崇寧三年諸路蝗出宮女六十二人大觀二年同州黃河清出宮女





七十有七人政和元年虔州芝草生蔡州瑞麥連野河南府嘉禾生野蠶成繭出宮女八十人政和二年成都府蘇州火出宮女三百八十三人政和三年江東旱溫封滋三州火出宮女二百七十有九人政和四年相州野蠶成繭出宮女六十八人政和五年平江府常湖秀州水出宮女五十人政和六年冀州三山黃河清出宮女六百人政和七年三山河水清出宮女六十八人重和元年江淮荆浙梓州水出宮女百七十八人

哀宗遵命金史

金哀宗甚寵一宮人欲立爲后皇太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計何人首遇者即賜之於是遇一販繒者遂賜爲妻

## 去邪

斥去不正之人

唐高宗流義甫於雋州唐書

高宗永徽中李義甫拜宰相既主選無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不留義府乃自注御史負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撓法多過失朕爲卿掩覆可少勗之義府內倚后揣羣臣無敢白其罪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警然不謝徐引去帝由是不悅楊行賴白其贓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雋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壻



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廷州司議郎津流振州朝野至相賀三子及壻尤凶肆既敗人以為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乾封元年大赦獨流入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内外乃安

唐穆宗貶皇甫鏞 唐書

憲宗時皇甫鏞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為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鏞崖州司戶叅軍死其所

宋太祖徙畜蠱者 宋史

太祖乾德二年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蠱者三百二十六家于縣之僻處不得復齒於鄉

真宗黜王繼恩 宋史

真宗時王繼恩以事太宗有功為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文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從之交往每以多寶院僧舍為期有潘闓者能詩詠賣藥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弟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真宗初繼恩益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官禁者素與胡旦善時將加恩密諉其為褒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黜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資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

宋神宗罷退安石 宋史

宋神宗熙寧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



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詒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恣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為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侑所為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為圖以獻曰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

元順帝遠竄伯顏元史

元順帝至元四年脫脫字大用授金紫光祿大夫兼紹熙宣撫

使是時其伯父伯顏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為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請於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為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博有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為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至元五年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為廉訪使特別兇怯不花



亦為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  
急監察御史以告脫脫脫曰別兒怯不花位吾上且掌印我  
安敢專邪別兒怯不花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遏謀於直  
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盡先為上言之脫脫入告于  
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於帝曰脫脫  
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脫脫罪  
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  
語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  
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  
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  
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  
侯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竊坳悉為置兵伯顏見

之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  
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  
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戍戍遂拘  
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  
汪家奴沙刺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又召瑀及  
江西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  
事只兒瓦歹齎赴柳林已亥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亦遣騎士  
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遂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  
顏遂南行

## 除奸惡

能除奸邪之臣者

舜誅四凶 史記

集事卷六

四十五



帝鴻氏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子毀信  
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  
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  
天下惡之舜乃派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

吳主誅繇吳書

孫繇廢主孫亮迎立琅邪王孫休即位為丞相荊州牧權傾人  
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繇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將軍  
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  
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  
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待中  
與繇分省文書或有告繇懷怨海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繇繇  
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

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邈說休  
曰繇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繇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  
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繇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  
會有變繇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繇益恐戊辰臘會繇稱  
疾休疆起之使者十餘輩繇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繇曰國家屢  
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  
火起繇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繇起離席奉布目  
左右縛之繇叩頭曰願徒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繇  
復曰願沒為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繇首令  
其衆曰諸與繇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第闔乘船欲北降追  
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  
故也繇死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繇同族特除其屬籍



琅邪王斬和士開 北史

和士開字彥通齊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掘槩又出入卧内遂與太后為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袵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領軍恒性好内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人上臺至是果

驗

唐武后誅來俊臣 唐書

武后時來俊臣拜左臺御史中丞素與衛遂忠善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辨始王慶誥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彊娶之它日會妻族酒酣遂忠詣之闈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臣耻妻見辱已命歐而縛于廷既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慙自殺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群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騁志遂忠發其謀右肅正臺中丞吉頊言詔俊臣下獄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臣為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為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今為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



尚何惜初俊臣屢持撫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外后不發  
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  
今得皆著牀瞑矣爭抉目撻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無  
子餘家屬籍沒

唐玄宗斬長孫昕 唐書

唐玄宗時李傑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  
內侍玄宗姪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歐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  
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

唐代宗刺殺李輔國 唐書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事高力士及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  
勸唐肅宗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因勸肅宗即位由是親近  
令判元帥唐行軍司馬任以肱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

委之肅宗還京拜輔國爲殿中監封成國公代宗立輔國等以  
定策功愈跋扈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代宗在東宮積不  
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  
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曰醜

元世祖誅桑哥 元史

元世祖時桑哥爲尚書右丞相專擅朝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  
於已而其宣勅尚由中書桑哥以爲言世祖乃命自今宣勅並  
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爲貨而賤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  
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網紀大壞人心駭愕至元二  
十八年春世祖畋於滌北也里審班及也先帖木兒徹里等劾  
奏桑哥專權贖貨時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覲於行殿  
世祖以問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



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塗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  
恐為陛下憂留守賀伯頽亦嘗為世祖陳其奸欺久而言者益  
衆世祖始決意誅之

元仁宗令鞠問沈明仁 元史

元仁宗時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  
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賄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  
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有旨朕知沈明仁奸惡其  
嚴鞠之

## 除權臣

能除弄權柄之臣者

魏邵陵厲公誅曹爽 晉書

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謂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奏太后廢爽

兄弟時司馬懿及昭將兵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  
引擊將射懿或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  
司農桓範出赴爽將濟言於懿曰智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外親  
內疎必不能用於是假司徒高柔行大將軍事領爽管命太僕  
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儀與蔣濟勒兵出迎魏主屯于洛水浮  
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及臣升于御牀曰託以後事今大將軍  
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專權作威群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  
人並見斥逐縱恣日甚伺候神器人懷危懼非先帝詔陛下及  
臣升御牀之本意也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不宜典兵宿衛  
奏可令罷爽義訓吏兵各以列侯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  
事臣輒力疾將兵伺察非常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  
徵天下兵爽不能用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



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公龜  
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奏帝爽等反狀已具乃收爽兄弟及  
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

周武帝殺宇文護 北史

周武帝時宇文護爲大司馬晉國公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  
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莫不蠱政害人帝以其暴  
慢密與衛王直圖之建德元年冬月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  
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入  
禮護謂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  
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請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  
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  
護入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筵自後擊之踣地又令

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所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  
乃出斬之

金宣宗誅高琪 金史

木虎高琪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充護衛十人長宣宗貞祐初累  
遷拜平章政事未幾進拜尚書省右丞相興定二年詔集百官  
議河北陝西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是時蔡汴京城  
裏城宣宗問高琪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  
成但其濠未及浚耳宣宗曰無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  
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宣宗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  
高琪無以對高琪自爲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  
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已者斥凡言  
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已頡頏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幹當於



河北陰置之死也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  
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爲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  
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  
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魯刺令史蒲察胡魯謀之石  
魯刺胡魯以告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僕散奴失不以告高  
琪英王懼高琪黨與遂不敢發頃之高琪使奴賽不殺其妻乃  
歸罪於賽不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開封府畏高琪不敢發其  
實賽不論死事覺宣宗久聞高琪姦惡遂因此事誅之

## 除逆

除去大逆者

宋桓公殺南宮萬 左傳

魯莊公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  
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  
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  
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  
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  
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  
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北及宋  
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晉侯殺里克 左傳

魯僖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  
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  
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穆王殺申歸 左傳

魯文公十年初楚范巫裔以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溢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公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宋孝武帝誅劭濬 南史

宋孝武帝文帝子也初元凶劉劭與弟濬弑逆及劭敗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於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斯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又人何爲見

哭質因辨其逆狀荅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肉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之遠徒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下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昔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龍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鏐曰此何有哉劭斬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於此劭濬及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特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濬妻褚氏丹楊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



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殿故基止於御床之所為亂兵所殺剖腹剜心鬻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楊灰于江

梁元帝鬻割王偉 南史

梁元帝既克侯景有王偉者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任魏為行臺即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為景報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其文檄並偉所制衣及行篋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十豎俱走相失潛匿草中直瀆成主黃公善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為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顯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發與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益丘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其真之命

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隲嘗見辱於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為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慙而退及呂季略周石珍嚴曹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為詩贈元帝不要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剗其腸顏色自若仇家鬻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

吳主揚行密刺朱延壽 五代史

朱延壽者揚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田頌及安仁義之將叛也



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  
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  
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  
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  
嫁之

元仁宗誅阿木哥 元史

仁宗延祐五年六月時衛王阿木哥以罪貶高麗術者趙子玉  
等言於王府司馬曹脫不台等曰阿木哥名應圖讖於是潛謀  
備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木哥至大都俟時而發行  
次利津縣事覺誅之

元順帝殺孛羅帖木兒 元史

孛羅帖木兒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七月與老的沙合秃堅帖

木兒兵同犯闕時擴廓帖木兒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  
駐於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孛羅帖木兒既  
入朝據相位白鎖住又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  
年擴廓帖木兒以兵擣大同取之皇太子乃趣擴廓帖木兒大  
舉以討逆發丞相也速兵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函諸王兵駐西  
邊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孛羅帖木兒既  
伏誅帝詔白鎖住兵守京城遂詔皇太子還京而擴廓帖木兒  
亦扈從入朝

#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六



群書集事淵海

大正

大正帝臨白龍其年... 皇而自慈... 皇心持... 皇德... 皇業... 皇統... 皇紀... 皇極... 皇極經世一書



東 京 圖 書 館

四 二 冊	<sup>九</sup> 四 二 號	<sup>九</sup> 四 架	<sup>六</sup> 二 六 函	類 書 類	漢 書 門
-------------	--------------------------	---------------------	--------------------------	-------------	-------------